後以每年拜墓便近因移此寺自右軍之墳及右軍
叔薈已下塋域並置山陰縣西南三十一里蘭渚山
下梁武帝以欣永二人皆能崇於釋教故號所住之
寺為永欣焉事見會稽志其臨書之閣至今尚在禪
師年近百歲乃終其遺書並付弟子辯才辯才俗姓
袁氏梁司空昂之元孫辯才博學攻文琴碁書畫皆
得其妙每臨禪師之書逼真亂本辯才嘗於所寢方
丈梁上鑿其暗檻以貯蘭亭保惜貴重甚於禪師在

日至貞觀中太宗以聽政之暇銳志玩書臨寫右軍真草書帖購募備盡唯未得蘭亭尋討此書知在辨才之所乃降勅追師入內道場供養恩賚優洽數日後因言次乃問及蘭亭方便善誘無所不至辨才確稱往日侍奉先師實嘗獲見自禪師歿後洊經喪亂墜失不知所在既而不獲遂放歸越中後更推究不離辯才之處又勅追辯才入內重問蘭亭如此者三度竟靳固不出上謂侍臣曰右軍之書朕所偏寶就中

逸少之迹莫如蘭亭求見此書營於寤寐此僧者年又無所用若為得一智略之士以設謀計取之尚書右僕射房元齡奏曰臣聞監察御史蕭翼者梁元帝之曾孫今貫魏州莘縣負才藝多權謀可充此使必當見獲太宗遂詔見翼翼奏曰若作公使義無得理臣請私行詣彼須得二王襍帖三數通太宗依給翼遂改冠微服至湘潭隨商人船下至於越州又衣黃衫極寛長潦倒得山東書生之體日暮入寺巡廊以

共徘徊夜久孤琴思風長旅雁哀非君有秘術誰照
不然灰蕭翼探得招字韻詩曰邂逅款良宵殷勤荷
勝招彌天俄若舊初地豈成遥酒蟻傾還泛心猿躁
似調誰憐失羣翼長苦葉風飄妍蚩畧同彼此諷詠
恨相知之晚通宵盡歡明日乃去辯才去檀越閒即更
來此翼乃載酒赴之興後作詩如此者數四詩酒為
務其俗混然遂經旬朔翼示師梁元帝自畫職貢圖
師嗟賞不已因談論翰墨翼曰弟子先門皆傳二王

更不復安於梁檻上并蕭翼二王諸帖並借置於几案之間辨才時年已八十餘每日於窓下臨學數遍其老而篤好也如此自是翼往還既數童弟等無復猜疑後辨才出赴靈汜橋南嚴遷家齋翼遂私來房前謂弟子曰翼遺却帛子在牀上童子即為開門翼遂於案上取得蘭亭及御府二王書帖便赴永安驛告驛長凌愬曰我是御史奉勅來此有墨勅可報汝都督齊善行善行聞之馳來拜謁蕭翼因宣勅旨具

告所由善行走使人名辯才辯才仍在嚴遷家未還
寺遽見追呼不知所以又遣散直云侍御須見及師
來見御史乃是房中蕭生也蕭翼報云奉勑遣來取
蘭亭蘭亭今得矣故喚師來取別辯才聞語身便絶
倒良久始蘇翼便馳驛而發至都奏御太宗大悅以
元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千段擢拜翼為員外郎加入
五品賜銀瓶一金鏤瓶一瑪瑙碗一并實以珠内廐
良馬兩疋兼寳裝鞍轡莊宅各一區太宗初怒老僧

之秘悋俄以其年耄不忍加刑數日後仍賜物三千段穀三千石便勅越州支給辨才不敢將入已用迴造三層寶塔塔甚精麗至今猶存老僧因驚悸患重不能強飯唯歠粥歲餘乃卒帝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等四人各搨數本以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貞觀二十三年聖躬不豫幸玉華宮含風殿臨崩謂高宗曰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耶汝意如何高宗哽咽流涕引耳而聽受

制命太宗曰吾所欲得蘭亭可與我將去及弓劒不遺同軌畢至隨仙駕入元宫矣今趙模等所搨在者一本尚直錢數萬也法書要録

宋趙彦衛雲麓漫抄

唐野史云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徵奏曰王右軍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修禊事於蘭亭酒酣書序時白雲先生降其室而歎息之此帖流傳至於智永右軍仍孫也為浮屠氏於越州雲門寺智永亡傳之

山水心經復回客舍方易服報觀察使至後亭名辨才出詔示之辨才驚駭舉身仆地久之方甦翼曰即詣闕投進上焚香受之百僚稱賀拜翼獻書侯賜宅一區錢幣有差又賜辨才米千斛二十萬錢上於内殿學書不捨晝夜既成書以賜歐陽詢等張彥遠法書要録亦載劉餗嘉話云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因獻晉王王不之寶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終不從索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中其次子嗣昌始
內之御府南渡之後不知所在世人不知寶鑑本為
定武本或云第五行有僧字蓋是時搨本至多惟此
僧永所藏為真又云當其行間是僧權押縫其後權
字磨滅曾不知老之將至悏用僧字何子楚跋語云
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寶貨圖書至真定德光死
漢祖至太原遂棄此石於中山慶歷中李學究者得
之祕不示人韓忠獻守定武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別

刻本以獻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
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故舊莫得見熙
寧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别刻本易歸長安大觀
中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
又云定武初得刻於殺狐林後置郡廨薛至定士大
夫乞墨本者沓至薛惡磨打有聲自刋别本留譙樓
下多持此以售求者蓋先後已二刻薛之子紹彭私
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欲以自别乃取殺狐林

本湍流帶右天各劖一二筆私以為記又謂定武本
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一本正
肥是唐古本語蘭亭者不出此令人多惑野史之言
殊不知最為謬按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
訪處置使至德三年改採訪為觀察處置太宗時焉
得有觀察使一謬也又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
中書省為西臺太宗時焉得有西臺御史二謬也三
藏記云元裝法師周遊西宇十有七年唐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宏福寺翻繹聖文凡六百五十
部心經預焉右軍時焉得有心經其謬三也唐太宗
一朝文字最為詳備所謂拜獻書俟與夫賜宅及百
僚稱賀等不應史冊不載其謬四也蘭亭蓋是右軍
適意書他日別書之終不及前豈有白雲先生天台
子真守殿神告等事其謬五也蕭翼為御史焉得潛
出關而朝野皆不知至與僧為侍人其謬六也太宗
開國之文君不應賺脫一僧而取翫好其謬七也觀

其詞有賺取晚秀才皆浙人語必是會稽人撰此以神其事不可不知也

蘭亭博議三則

此文自唐明皇得真跡刻之學士院人間不得復見朱梁篡竊輦至汴都耶律德光破石晉此刻渡河帝肥既歸與輜重棄之殺狐林後置之州治遂曰定本碧岫野人趙秷仲古

定武蘭亭序石刻世稱善本宣和中從仕中山詢訪故

藏於庫非貴游交舊不可得也熙寧間薛師正出牧其子紹彭又刻別本者留之中山易古刻攜歸長安大觀中詔取其石置宣和殿人間不復見矣養浩書室

武定郡齋舊有蘭亭石刻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世之所傳多矣宣和初其弟嗣昌獻於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自是人間不復得靖康之亂凡尚方奇異卓絶之珍悉為金人輦歸彼國獨此石彼所不識幸而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汝霖居

守東都見之與賊竊之餘數物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曾未逾月金復南下大駕幸浙失於倉卒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之叔堅冥索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謫窮尋窖藏金寶至于廣掘地土蓋繇此焉叔堅之子淔端叔語余如是物之顯晦有時未知何辰復當出耶紹興壬子夏余覓官脩門與順伯劇談偶及順伯云一段事世所未聞當為我識之請書於舊本之左因遂書之 王明清

曾宏父唐太宗得蘭亭真本始末及定武翻刻

石本序

蘭亭記見前

右見何延之蘭亭記尚書故實并唐野史若劉餗嘉話則載蘭亭序梁亂出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其帖歸晉王王不之愛僧果從王借搨及登位終不求索僧果死辨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知在辨才處遣蕭翼取之武

從韜發昭陵入隧道至元宮見宮室制度幽深宏麗殆類人世正寢東西廂皆列石榻上列石函中有鐵漆匣悉藏前代圖書及鍾王墨蹟袐護謹密紙墨如昨盡為所掠韜死不知流散之所

右見鄭工部所編南唐近事

唐太宗詔供奉臨蘭亭序惟率更令歐陽詢所搨本奪真勒石留之禁中他本付之於外一時貴尚爭相打搨禁中石本人不可得石獨完善石晉不綱契丹自

紹彭又摸之他石潛易元刻暗以自别遂於古刻湍
流帶右天五字各剜損一二筆為識或又謂古蹟仰字如
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又云字徵帶肉乃唐
古刻大觀中詔取此石於薛氏家其子嗣昌納進御
府徽廟龕置宣和殿金兵之後不知所在
右見何子楚跋語若滕莊敏公則謂有游士攜此石
走四方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是
石本歸諸定武雖有二說然皆宋景文公守郡日也

天台孫綽蘭亭後序

古人以水喻性有旨哉非所以淳之則清淆之則濁耶故振轡於朝市則充屈之心生閑步於林野則寥落之意興仰瞻羲唐邈然遠矣近詠臺閣顧探增懷聊於曖昧之中期乎瑩拂之道暮春之始禊乎南澗之濱高領千尋長湖萬頃乃藉芳草鑑清流覽卉物觀魚鳥具類同榮資生咸暢於是和以醇醪齊以達觀快然兀矣焉復覺鵬鷃之二物哉耀靈縱轡急景西

邁樂與時去悲亦系之往復推移新故相换今日之
迹明復陳矣原詩人之致興諒歌詠之有由文多不
載大畧如此所賦詩亦裁而綴之如前四言五言焉

柳公權狀

蘭亭詩兼公權續得者亦封上伏惟檢領入篋餘蕞面
話不次十二日公權狀上給事閣下青褾擬换却舊
者謹白

米元章䟦

右唐中書令河南公褚遂良所搨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宴集序并諫議大夫柳公權所得羣賢詩御史檢法李公麟製圖皆駙馬王晉卿家所藏所謂三絶崇寧三年六月十五日襄陽米芾書

宋高宗御劄 二俱行書

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進來欲一閲之十四日 寶 付孟庾 押

孟庾任參知政事行宫留守

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曰第一寶無矣其餘何愛乃以神龜如意皆棄之

右見紀聞并書斷

唐太宗詔供奉云

右見何子楚跋語云

定蘭亭審訣歌

我生適癸丑倒指十四周中間幾今古沿草難泝流長歌繫顛末後山無與儔區區訪寡陋欲陳良贅疣書

右見曾氏跋尾詩句

姜夔堯章蘭亭偏傍考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轉　和字口下横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字左人反剔　歳字有點在山之下戈之右　事字脚斜拂不挑　流字内云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字挑脚帶横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捺　抱字巳開口　死生亦大

天順改元丁丑夏四月初吉吉水王佐謹録之於此

格古要論

王佐蘭亭褉圖記

佐初聞之鄉前輩云右軍初書蘭亭序用鼠鬚筆繭紙遒媚勁健自謂有神助爾後累書數十百本皆不及心甚愛惜而藏之唐太宗酷愛二王書法得真本蘭亭於僧辨才令歐陽詢褚遂良臨摹以賜諸王以詢所書逼真者刻石置禁中非諸王大臣不可得遺

序唐太宗得蘭亭之始末及宋高宗失定武之顯晦與夫薛紹彭父子翻刻定武本之由皆據何延之蘭亭記鄭工部南唐記何子楚蘭亭跋語王明清揮麈録而書之考究詳實其用心勤矣哉淳祐初元宏父刻置吉州鳳山別墅江山大族未嘗聞有存其本者而吾郡學士大夫又不知何故無一語及此者而其石不傳亦未知其自何時而燬於兵也今浙江紹興府山陰縣自國朝洪武中有蘭亭流觴曲水圖石本

往往流傳於世盖即宏父本也其題識如舊第未知何時人刻置於彼也正統中碑石損壞又斷刻之亦未知何人所留意也王佐謹記

黄溍跋蘭亭圖

右蘭亭圖趙千里作永和禊集四十有二人其不見於史傳者世或莫知其姓名千載之下乃有能摹寫其儀刑風度以補史氏之闕者非直可資一時之清玩而已李伯時有觴詠圖好事者已爲刻石以傳此圖

纖麗縝密雖有善工亦未易刻尤可貴也

宋濂跋西臺御史蕭翼賺蘭亭圖後

予幼時聞文皇遣蕭翼賺蘭亭叙於辯才事頗疑之以為文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序因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辯才獲焉文皇為秦王日見搨本驚喜

胡曾黄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以為據至若
閻立本繪辯才與翼圖則出於何延之等傅會謂為
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閲此卷遂執筆詳識
如此年耄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博雅君子定之

宋濂記蘭亭觴詠圖

蘭亭觴詠圖一卷相傳為李公麟所畫觀其運意狀物
極有思致似非公麟不能先畫蘭亭一所俯臨清流
上甚幽静四面皆簾簾半捲旁周欄楯中設方几几

上硯墨各一紙三二成軸一布几間有美丈夫坐几
後冠竹籜冠服大布衣右手操翰冥然若遐思疑義
之草叙時也後列二童一侍側一吹火爇鬲鬲水沸
將瀹湯前一童傍欄睨溪溪中白鵝三一去一反顧
一飛起波面側二鵝閒溪上皆崇山峻嶺有水自中
出三級水西賓酒事四一童左手執袂右入尊酌酒
一童執觴一童執壺夾左右立尊前有案列觴五觴
各有舟如荷葉二童執觴流於溪一童傴立其後舉

畫侍郎謝瑰左持卷當膺右握翰撫膝上次畫王凝
之潁川庾友王渙之凝之祖兩肩左手埀硯側右執
卷授友友祖如凝之方軸紙作卷卷未紙參差以掌
齊之渙之祖如友兩手抱膝微吟次畫行參軍邛邸
旌祖裼如渙之伸一足坐舉手取觴飲次畫餘杭令
孫統瑯琊王友謝安行參軍曹茂之府主簿任凝統
翹左足交兩手著膝安翹右足左手壓硯令不動右
楷墨作汁二人相向坐茂兩手執紙直埀展轉軸之

席左繞出臂後閣膝上臂露者半俯身就說作聽狀
綿足心並翹一足兩手持卷夾膝身微側次畫參軍
孔熾坦腹仰面視霄漢翹一足左持卷枕膝右據地
傍一童伏溪岸以小梃致觴欲飲熾次畫參軍劉密
袒衣坐左手執袂右入水微波動指間前有觴泛流
而下欲取之旁有覆觴流去次畫王元之永興令王
彬之郡五官謝繹王徽之元之展卷斜視露左手右
不見彬之與元之對袒肩坐伸手借卷繹亦袒垂左

間一握拳一舒掌掌覆拳迪半欹舉手迎觴欲取
萬肩半袒左按紙右在肘下側目視迪謳伸右足左
持觴顧本本翹一足屈臂拄膝持翰貼耳上頭微仰
若苦吟者次畫上虞令華茂山陰令虞谷中軍參軍
孫嗣茂袒背右執翰垂下欲擲轉首與谷語谷袒衣
與茂同右持觴浮茂嗣拊掌大笑一足踞次畫陳郡
袁嶠之行參軍王豐之豐之展卷仰首讀背微傴嶠
之雙掌相向舞似對之擊節者次畫二垂柳夾石橋

橋有扶欄二童度橋上一持器疑貯觴者一倚闌戟手指溪中溪左右各一童操小梃邀觴舟收之其側有覆觴二舟兩別有一童出柳下身半露自蘭亭至石橋溪水詰曲流如龍奔溪右二十人溪左二十有二人其中冠者十有二人巾者三十人衣皆褒加紳各地坐藉以方裀或熊虎皮研紙墨筆各具有詩者各傍人傍兩篇成者十有一人一篇成者十有五人不成者十有六人其狀人人殊誠可謂善畫者已今

去永和癸丑不翅千有餘年其一時人物之盛清標
雅致浮動於左尊右俎間猶可即此圖以想見其事
然而俯仰今昔時異勢殊崇山峻嶺固不改於舊而
昔人果安在哉後之人欲見不可得徒想像於畫圖
中亦足悲矣噫世間萬事往往如是何足深道唯辭
章榮烈足以傳後世於無窮其人雖死猶不死也如
王謝諸人是已使公麟復生尚得描貌之乎予見此
卷於友人家因借歸記其事如右時一觀焉則有不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一百四十八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八

蘭亭序

蘭亭修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葢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何如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温韜所發其所藏書

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不異故不復録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采

右集古録

外寄所托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改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凡塗兩字改六字註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說此文字有

重者皆構别體而之字最多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此此徵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遠矣予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其本令左綿僧意祖摹刻於石書摹本蘭亭後

真本已入昭陵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日月愈遠此本當復缺壞則後生所見愈微愈踈矣題蘭亭記

右東坡題跋

王右軍禊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似藏在祕

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大盜兵火時蓋有墨迹在蘭亭右者及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不存一永師晚出所見妙迹唯有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唐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髣髴存古人筆意耳跋蘭亭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覆觀之畧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耳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也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可以學書矣

紹聖元年六月乙未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蘭亭雖大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墨豈古本既零落後人附託

之耶周越少收歛筆勢亦可及此題唐本蘭亭

王右軍蘭亭草至書家得定武本葢髣髴古人筆意耳數行與跋蘭亭語同已見褚庭誨所臨極肥而洛陽張景元劚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彼也書王右軍蘭亭草後

右山谷題跋

右米姓祕玩天下蘭亭第一本唐太宗獲此書命起居

長字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鉤迴筆鋒直至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抹筆皆轉折偏而見鋒蹙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於斫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有也此定是馮承素湯普徹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搨賜王公者碾花真玉軸紫金裝背在蘇氏舜元房題為褚遂良摹余跋曰樂毅論正書第一此乃行書第一也觀其改誤字多率意為之咸有褚體餘皆盡妙此書下真蹟一等非深知書者未易

道也第三本唐粉蠟紙摹在舜欽房第二本所論數
字精妙處此本咸不及然固在第一本上也是其族
人近摹搨第二本毫髪不差世當有十餘本一絹本
在蔣長源處一紙本在其子之文處是舜欽本一本
歸余家一本在之友處
泗州南山杜氏父為尚書郎家世杜陵人收唐刻板
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不差有鋒勢筆活余得之以其
本刻板毌視定本及近世妄刻之本異也此書不亡

於後世者賴存此本遇好事者見求即與一本不可
再得世謂之三米蘭亭
宗室叔盎收蘭亭遂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
背易其後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
見求余家印本曰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
一同今甚思之欲得比以自解爾錢塘關景仁收唐
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余家板本也
右米襄陽志林書學

唐何延年謂右軍永和中與太原孫承公四十有二人修祓禊擇毫製序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絶代更無凡三百二十四字有重者皆具别體就中之字有二十許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如有神助及醒後他日更書數百十本終不及此余謂神助及醒後更書百十本無如者恐此言過矣右軍他書豈減禊帖但此帖字數比他書最多若千丈文錦卷舒展玩無不滿人意軫在心日不可忘非若其他尺牘數行數十

字如寸金片玉玩之易盡也

右宋高宗翰墨志

蘭亭序在唐貞觀中舊有二本其一入昭陵其一當神龍中太平公主借出搨摹遂亡其後温韜發諸陵蘭亭復出太宗朝留神書學嘗出使購求藝文諸書當時已無蘭亭矣仁祖復尚書篆求於四方時閣中得蘭亭墨書入録字畫不逮逸少它書其後秘閣用此刻石為後法帖今諸處蘭亭本至有十數惟定州舊

石為勝此書雖知皆唐人臨搨然亦自有佳致若點

畫校量固有勝劣惟彷像得真為最佳也

右廣川書跋

蘭亭自唐太宗刋在玉石後流落民間世以定本為貴

薛氏伯常尊君道祖世以米薛名者待其先樞密守

定武别以玉石刋一本易民間太宗本以歸道祖長

安人也自此天下以長安薛家本為貴道祖又留刋

一石在使宇留刋一石在譙門計之民間所易者一

中京楊伯時云與薛氏為婣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背
舒元輿牡丹賦并記之以廣異聞淳熙十三年五月
十三日右北平榮芑書

右桑世昌蘭亭博議

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搨書人趙模韓道政馮承
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
時能書如歐陽虞褚陸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
石流傳最多嘗有類今所傳者參訂獨定州本為佳

似是鐫以當時所臨本摹勒其位置近類歐陽詢疑
詢筆也此石巳為薛向取去見在向家而定州石刻
又從而傳模者然亦不能辨真偽若諦觀錙銖則較
然相遠矣此乃向家本也跋蘭亭記

右姑溪題跋

唐太宗始得修禊序命趙模韓道政馮承素諸葛貞搨本
賜羣臣而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各自臨摹由是流
傳人間今高宗皇帝臨定武石本則唐模本亦下矣

曰天縱亦積學之助也使羲之復生將云非恨陛下無臣法恨臣無陛下法耶嘉泰年月具位臣周某謹書

跋修禊帖

晋人風度不凡于書亦然右軍又晋人之龍虎也觀其鋒藏勢逸如萬馬銜枚申令素定摧堅陷陣初不勞力蓋胸中自無滯礙故形於外者乃爾非但積學可致也昔梁昭明以一語不中廢此叙而不録後世因以絲竹管絃為重複之病至齊梁小兒偽妄之作則

信而不疑是蓋以微瑕棄玉而以玉表重珉也唐太宗親傳晉史備載斯文豈無意耶雖然翰墨如此閱千百載終當輝映學海後之覽者亦將有感於此固右軍期望於士大夫之志也故吾樂為仲威言之跋劉

仲威蘭亭叙

某與家兄子中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右軍禊帖以十數共評此軸游氏所藏謂擺脫拘束而動容周旋如印印泥無不愜當筆意變化其妙入神蓋傳於今

龍乗雲氣而上天鳯凰翔於千仞吾見舊定本蘭亭其猶龍鳯耶年月陸某書
跋毛仲益所蔵蘭亭
觀蘭亭當如禪宗勘辨入門便了若待渠開口堪作什麽識者一開卷巳見精麄或者推求點畫參以耳鑑瞞俗人則可但恐王内史不肯耳余平生見佳本亦多然如武子所蔵不過三四真可寳也年月陸某書
跋蘭亭叙
觀此本蘭亭如見大勲業鉅公於未央庭中大冠若箕

是殆見杜德機耳晦翁題蘭亭叙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叙如尤延之著語猶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因之歎耳朱某跋蘭亭叙

右晦菴題跋

世傳王羲之書蘭亭叙惟定武所藏石刻獨得其真乃歐陽詢所摹刻之唐內府者也熹嘗見三本紙墨不同而字蹟無異縉紳題者剖析毫末議論紛然大約

然歐書寒峭一律豈能如此八面變化也此本是真蹟上摹出無疑學右軍者書至蘭亭止矣今世所傳石本刓一角者皆定武所自出也然其工拙妍醜如人面之不同覽者自當具眼耳又定武一石前輩紛紛各有異論既有眼必知所擇定不向人言下轉也此卷有山谷題字山谷之言云爾迺知當時真贗混淆矣山谷之孫字子邁今爲農丞過予見後題欲乞去予不忍與以爲去此題則蘭亭廢矣周翰者文及

故博古之士以爲至寶然極難辨又有未損五字者五字未損其本尤難得此盖已損者獨孤長老送余北行攜以自隨至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他日來歸與獨孤結一重翰墨緣也至大三年九月五日孟頫跋於舟中獨孤名淳朋天台人此四行零四字字比上差小一半皆縣字

蘭亭帖當宋未渡南時士大夫人人有之石刻既亡江左好事者往往家刻一石無慮數十百本而真贋始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黃太史亦云世人但學蘭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頃聞吳中北禪主僧名正吾號東屏有定武蘭亭是其師晦巖照法師所藏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扵東屏賢不肖何如也廿三日將過呂梁泊舟題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絕不同蓋紙有厚薄麄細燥

付沈文舉子時年四十有四吳郡宋克書

右吳中宋克書趙魏公蘭亭十三跋予愛趙公跋語有益於學者於是乎書天順改元歲丁丑夏四月廿四日吉水王佐題

右格古要論

僕曩時侍趙文敏公學書暇日嘗論禊帖定武本佳者絶難得僧獨孤本見存更有趙子固及越人倪中剛武唐吳靜心此三本流落人間不知何如至

正甲申謁瑩之於竹莊出此本見示乃其祖靜心先生所藏文敏公題跋甚詳誠可寶也句曲外史張雨

右汪珂玉珊瑚網

薛紹彭自為一書辨定武石刻號稱詳審李學究本最所寶惜當時士大夫家有此刻者可纔指數而蘇才翁所蓄則錢惟演家物也後陳季常得之後曾覿得之最後子固得之嘗江行覆舟入水瀕死猶手握之

高出水面不置曰吾性命可棄也而此不可棄其見寶惜如此予固死遂流落江東予閲諸陳子山陳子山閲之張伯雨云此卷意度與今御府藏唐人響搨葢相似而周君自言得之江東印章題跋具可徵其為李本何疑哉洪武四年歲在辛亥冬十月癸巳眉山蘇伯衡識

右蘇平仲集

學書家視蘭亭猶學道者之於語孟羲獻餘書非不佳

惟此得其自然而兼具衆美譬之德盛仁熟而動容周旋中禮者非勉強求工者所及也此卷劉會孟諸公鑒定以為定武舊本初見未覺其妙久玩之令人有悟入處真可寶也哉

右方孝孺遜志齋集

姜堯章所記定武蘭亭五字或損或不損偏傍結構與在明祕藏本不必盡合然一展閱間紙色搨法知為北宋時物無疑也悅生堂一百十七刻以修城為甲

又有五字損本七字損本及會字首行有闕有全紛紛同異如王順伯尤延之輩而吳興踵之為十三跋十七跋獨尊定武不知右軍肯點頭否也

右董其昌書畫眼

宋搨蘭亭帖此禊帖所謂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祕殿圖書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裝贉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邱題仲穆諸公跋末有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鎮山門

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鄉者不熟律漫謂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跋宋搨蘭亭帖

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之於跋尾頗出異議人或以難余余謂昔裴逸民性宏放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性精純愛楊髦之有神檢論者評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儁此本之視定武殆猶楊喬之有高韻而

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裴觀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吳中陳祭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鈎入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以倭難竄身失後數紙耳陳深書向固未登石也余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不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歿此卷燬于火

余悶悶不能已然怪所以存此五跋者蓋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本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内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臣手書杜祁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賛與前本同異幾二十許字攷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先堯祕記數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本輕後自肆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他人故不易辨此然亦不敢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别為贋本以應人又懼異時奪

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其父誤謾定為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咲噴飯滿案

題宋搨褚摹褉帖

右弇州山人藁

璽紙入昭陵世不復見雖有當時搨賜本傳刻又多不同至本朝諸名公始以定武石刻號為善本然亦莫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一百四十九　　錢唐倪濤撰

法帖論述十九

蘭亭序

定本

周勛云唐太宗既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等摹搨以十本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世號定武本薛師正

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
而最有精神號唐古本或云在永興軍
唐人集王書碑多集修禊序中字皆與定武本相類蓋
此得其真宜其貴重於世薛氏所摹易者偶是缺本
或者遂以完缺辨先後而謂薛氏鑱去五字以自別
未為至論然較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完者最得運筆
意薛道祖籤題為唐古本臨川王厚之跋
夫以肥瘦別定武先後本亦是要論予留都下九年士

大夫家所有蘭亭帖幸數見之往往筆瘦而刻畫太朗者甚多校之肥本自永和九年而下只此一行其運筆自然氣象深厚已不可及其間如會有感流弦暢清可浪猶齊攬數字相去尤不勝天淵他皆如此又肥本字畫之傍石紋皺動如輕烟籠染杖栻未去之狀俗謂之紛紋此尤不可僞為者前歲見范元卿所藏渠却未深信肥本者人固各有見也袁說友書世間石刻無慮數十百本而共推定武本以為冠諸家

辨别真贗其說不一或以薛紹彭刋石易舊本歸其家鑱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今世所存本此五字不全者薛氏舊物也又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凡有此者皆望風以為真而未嘗有確然辨其帖之所以善所以不善者夫世之所以貴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而已非以其能為針眼為蟹爪為丁形也使真能得其筆意雖無此三者不害為善本況此三者皆可以人力為而其筆意非

右水心題跋

慶歴中宋景文帥定武有舉子攜此石至郡死于營妓家本營吏號孟永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為薛道祖攜以歸長安宣和中有旨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適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之餘迨今數十年祕藏不墜豈有物之護持因書所聞以告來者淳熙二年八月二十三日東平榮芑書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事物皆然而字畫爲尤甚世之法
書亘古竊今王逸少爲稱首永以爲訓不可復加然
精粗真偽在當時在後世或猶有疑者逸少嘗作意
書表上穆帝帝使張翼擇紙色長短相類者臨寫而
題後荅之視亦不覺詳視乃歎曰小兒亂真迺爾耶
在當時巳自疑如此唐初去永和猶未遠相傳以叙
草爲遺蹤之冠太宗㝠寐求之以王氏家傳在其孫
智永弟子辯才處用房元齡計得之及攷紀聞所載

石咄咄逼近而摹手差劣識者謂之贗本時人鮮克
致察而墨本滋可疑宣政初薛紹彭易定武石歸藏
於家敲刷過多駸駸剥裂上之天府更以他石别鐫
其致疑滋甚二百年間博雅君子家模而户刻之無
非根苗於定武本其庸工者駁乎無以議為而精緻
者得真十六七互相詆訾而收藏者為疑又將如何
自非得之之正傳之之的雖明察秋毫欲决其近似
之惑亦憂乎其難哉雙槐仙祖政和間為博士日得

是本於定守之故家攜歸祕篋示為子孫矜式淳熙中闒入伯父位愛護惟謹近為鬻碑者所得不期而遇若有神明呵禁之者价驚喜之餘亟以倍價復歸較之所集蘭晥數十本何啻驪珠之與魚目瑜瑾之與碔砆筆勢自然精微遒勁玩味不能釋手信乎其為王丞規舊本也嘉定巳巳中秋鄭价裕齋志

王右軍蘭亭叙古今所共寶而入石者非一大抵當以定武本為最勝然世之所傳者每有肥瘦之不同宋

尤延之謂瘦者爲眞定武而王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辨古今石刻眞僞甚爲當世所推重而於定武一帖所論不同如此戴良叔能題（此一則係格古要錄）

右俞松蘭亭續考

蘭亭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向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原石鐫損清流映帶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絃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

形二也是日也觀字宙兩行之間界行最肥而直界申腳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絃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改筆處勁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叙之列其堅如鐵釘此其大畧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為真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定武本重摹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間就薛珦

鳳儀虞廷印甚奇蓋闕姓名二字後歸蕭千岩之姪
況介文後有李秀岩跋既而復歸之雲川俞壽松翁
有夢鷗堂二跋及會稽内史等三古印最後為趙子
固所得喜甚乘舟夜歸至湖州弁山舟覆幸值淺港
行李俱濟子固獨持此卷立淺水中示從者曰蘭亭
已在其他不足憂矣其跋語亦詳載且題八字於卷
首曰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其風致殊似米老子固埀
世以此歸賈氏悅生堂今藏王子慶號闕家後歸

李叔固家槧森曾於其子仲庸參政處見此本仲庸
垂世屬之他人
右周密雲烟過眼録
歐陽公著集古録言定武二民家各有石較其本纖毫
不異是則定武有二本從來久矣彼宋諸賢謂薛向
之子紹彭私易定武别刻石以留公庫此論千人一
律今以歐公所論是則明有二本薛守定武果易以
歸則民間猶有一本是公庫本為第三本矣議者又

令所用印圖畫者今在燕山張氏家

王順伯本第一跋是王䪨順伯名厚之號復齋有金石

録家藏石刻鐘鼎篆擡鑑銘泉譜侔内府其家兵後

不廢近歲丁未飢越新昌尤慘遂悉散落始歸于龍

翔道士黄石翁黄祕不示人後有順伯為浙西提舉

時攜入祕省諸賢題名皆有其最著者樓宣獻劉文

節今亦歸張氏

趙子俊孟籲得於閩中有樓宣獻跋翦碎作册葉與二

本無異今歸子昂丞旨家

蘇丞旨易簡第一跋後有元豐諸賢同觀于鄞之城南崇法院有舒信道字畫然不著名在内侍譚氏家精神無毫髪恨

趙子固本舟過嘉興遇風舟没子固疾呼曰蘭亭在否舟人負以出子固作跋識其事復題八大字曰性命可輕此寶難得子固死入賈相家賈敗籍于官有官印歸濟南張条政斯立今在集賢大學士李叔固家

右袁桷清容居士集

世之論定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搨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輦至殺狐林棄而北歸宋慶歷中韓忠獻公壻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帥定武始從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永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別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勒于他石潛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葬蘭紙蘭亭而刻石亦

見殉昭陵既發耕氓負石為檮帛用定武一士人見
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
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石庫又謂之古
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馮當世再入石是定武則
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于一致況
欲索于肥瘦完損之間耶

右宋濂潛溪集

蘭亭如聚訟自宋已然即以定武一石言之有肥者有

近臣今世所傳法帖是也然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帖以傳世今之傳世獨以定武本為冠而所傳亦不一一云唐太宗以真跡刻置學士院後朱梁徙於汴耶律德光載歸棄於鍾山土人李學究得之埋土中以別刻獻韓魏公李没其子出之宋景文公買寘公帑薛向子紹彭載歸長安以別刻寘公帑大觀中就薛氏取寘宣和殿靖康之變金人以紅毯載取而歸一云唐太宗既得辨才真跡令趙模等摹十

以定武本獨貴重於天下本朝慶歷中碑出民間歐
公集古所見巳四五本乃以定武為別本盖亦未深
攷也其後米南宮所得止褚河南臨本耳自熈寧後
薛師正父子別刻二本以易元碑於湍流帶右天劖
損一二筆為識行於世者往往別刻本故定武真本
亦不多見南渡以來紛紛翻刻幾千石矣訛以傳訛
僅同兒戲每竊哂之寶祐丙辰仲夏將晦內兄潘伯
遠之子出乃父遺訓以家傳數碑授予囑以後事而

風神超邁為主刻之金石其可茍哉

趙文敏跋定武蘭亭獨孤東屏二本皆有真跡或十三跋或十七跋余皆見之然墨跡雖真而石本已剪去孤行世間今觀者疑文敏能書不能鑒矣以此知隆中卧龍要得鹿門居士拈出此卷為定武真本無復遺議嘗得館師韓宗伯所傳宋内府禊帖多宋人題跋劉須溪為駁正與相類若世有趙子固必捨命保護作昇山故事也

有一碑變數十百如蘭亭敘者也予因觀蘭亭考而有感焉推其源流辨其同異列其所自出萃前賢之論贊亦可謂好古博雅之士矣問其精者之所以為精不善者之所以為不善則未嘗有決詞也夫以一紙之字臨摹響搨數十百本而刻之雖不能不失真猶可曰互有得失蓋所傳者之未遠也然一石之字槌拓之間且有紙墨工拙之異濃淡肥瘠之不同豈有一碑轉相傳禪變而為數十百種而有不失其真

者乎一傳而質已壞再傳而氣已漓三四傳之後尚髣髴其流風餘韻者鮮矣盍亦求其初乎本朝黄山谷最善評書其論此碑也則曰褚庭誨所臨極肥張景元所得缺石極瘦惟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三石皆有佳處又謂定州石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映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妒異曾未夢見右軍脚汗氣斯言慷慨激烈似亦審矣東坡則

曰放曠自得郭河南則曰神氣飛動殊覺天成或曰
遒媚勁健或曰温潤典刑或曰謝脫拘索皆未為精
密也米南宫之賛雖竒崛鏗鏘殊覺滉漾其曰永和
字全呈雅韻九觴字備著清標浪字無異於書名由
字益彰其楷則亦庶幾乎得其實也或謂定武本仰
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而為曾公樂道
譏之曰恐為九方臯所哂然驪黃牝牡之不記則有
之決不以犬豕豺狼麋鹿而謂之馬也苟能於永和

九觴浪由仰列殊九字之中開九方皐之目亦未為過近世如尤錫山王復齋皆喜評碑帖陸象山謂二公於蘭亭一主肥一主瘦二公猶爾其孰能決之惟
高宗皇帝賛曰禊亭遺墨行書之宗真百世不易之訓予嘗味山谷之評以薛肥張瘦惟定武本不瘦不肥其論雖審而觀者未悟其意後之翻刻者止求於不瘦不肥之間則字畫停匀反成吏筆尚何足以語蘭亭乎其意蓋曰定武本有肥有瘦肥者不剩肉瘦

五字損本蘭亭跋

僧隆茂宗作圖於紙上紹興壬戌正月晦日觀于三衢之傳舍傳朋吳說

紹興三十年十月丁巳孫覿覽桂折堂

蘭亭已矣而定武舊本帖猶得於今見之是石之壽固永於人而紙之壽又永於石也泰定丙寅暮春之初觀於會稽寓舍不勝斯文之感嘉興後學俞鎮伯貞父

百餘年之後哉是可寶也安陽韓性明善

世傳蘭亭刻石惟定武本為妙然古今議者不一故有聚訟之説桑世昌蘭亭攷十卷最為詳博然不若姜白石所著簡明可誦大意謂真跡隱臨本行世臨本少石本行世石本雜定武本行世然但言其自出耳未嘗及其真贋也惟齊東野語載姜白石所書偏傍考謂持此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其所論凡十有五處余平生閲蘭亭不下百本求其合于此者盖少

自永和九年至于今日千有餘歲其閒善書入神者當以王右軍為第一所謂龍跳天門虎卧鳳闕真不誣也右軍平生書最得意者蘭亭為第一其真跡為隋僧辯才所藏唐太宗以計獲之命褚遂良馮承素等摹搨以賜近臣刻石惟定武一本最得其真後世共寶之故石刻當以定武為第一石晉時為契丹輦其石投北棄中山境中後人取龕宣化堂壁薛紹彭易歸其第獻于朝高宗南渡至揚州而失之其石已亡而碑

本散落人間者有數然墨有濃淡紙有精粗摹手有高下故雖出一石負然不同又有真贋相雜非精鑒者不能識也余平生所見定武本惟此一本紙墨既佳摹手復善無毫髮遺憾千古墨本中此本當為第一自右軍之下唐宋弗論千有餘年後能繼右軍之筆法者惟先外祖魏國趙文敏公當為第一文敏平昔所題蘭亭墨本亦多矣或一題數語或至再題則為罕見不可得矣惟此一本凡十六題復對臨一本

可見愛之至不忍去手于文敏題跋中此本又當為第一也嗚呼一千年之間惟有一人一人惟有此得意書數千刻中惟此一刻墨本在世者何啻萬計皆化刼灰存至今日惟此一本最精後千年惟有一人一人唯有此一題為至精至賞舉千年之世書法之精妙者無過此一本以此論之金玉易得性命可輕好事之家當為傳世之寶不可以尋常書刻觀也余于至正廿五年秋七月購得于吳城如獲重寶玩矣

攜定武帖過予固湧金門外邸樓因得展卷使人洽然

有扁舟水晶宫之想　端平三年修禊後九日千岩

病翁施商輔

蘭亭帖自定武石刻既亡在人間者其數有日減無日

增故博古之士以為至寶然極難辨有鑱損五字者

又有五字未損者獨孤長老送予北行携以自隨至

南潯北出以見示因從獨孤乞得攜入都時静心吴

義士聯舟與予北上出此卷相校即一刻也但五字

濟州南待閘題 仝前

廿九日至濟州遇周景遠新除行臺監察御史自都下來酌酒于驛亭人以紙素求書于景遠者甚衆而乞余書者坌集殊不可當急登舟解纜乃得休是晚至濟州北三十里重展此卷因題 仝前

東坡詩云天下幾人學杜甫誰得其皮與其骨學蘭亭者亦然黄太史亦云世人但學黄庭面欲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知也十月一日 仝前

大凡石刻雖一石而墨本輙不同蓋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肥瘦明暗隨之故蘭亭難辨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在肥瘦明暗之間也十月二日過安山北壽張書仝前

右軍人品甚高故書入神品奴隸小夫乳臭之子朝學執筆暮已自誇其能薄俗可鄙可鄙三日泊舟虎陂待放閘書以上與十三跋同十三跋刻重校宣和博古論內

静心云此卷乃得之李公曽伯蓋宋畫士王曉之所藏

曉徐黃同時人觀其寶惜如此誠不易也廿日題

吾觀禊帖多矣未有若此卷之妙者

余北行三十二日秋冬之間而多南風船窓晴暖時對

蘭亭信可樂也獨孤本攜以自隨此卷以歸靜心其

寶藏毋忽七日書

蘭亭與丙舍帖絶相似

至大閒僕偕吳靜心先生北上得此蘭亭與獨孤所惠

本並觀船窓中三十二日得意甚多屈指計之已復

歸長安宣和中詔取入乃連夜墨搨奠得多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氊墨焉故最下者近石字肉為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榮芑云長安帥薛嗣昌薛紹彭之弟也時内侍梁師成為長安承受官批旨取舊刻嗣昌倉卒以紙三幅作一重橅石第一本墨深第二本墨淺第三本又加淺世謂之蟬翼本一云唐歐陽詢摹蘭亭稿最為逼真太宗愛之刻寘學士院後朱梁徙扵汴耶律氏輦載寶貨圖書而北至真定德光

李學究中山之獲近董元宰云姜山人游豫章得蘭亭石蓋農夫鋤田數見夜有火光以為異發而獲之已缺兩行真定武宋搨也惟好事者加意搜訪耳杅蘭主人玉識

自山谷嘉定武以為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或瘦皆有佳處又以定武自有三本獨民間李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瘦細矣

蔡山父云予見唐刻本二一是貞觀間石刻一是泗

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為定武左袒噫先荊翁嘗收禊序數十種多宋搨乃余徒好之而不能守兒淵僅僅能執筆彷彿何日若米氏得唐刻本父子三人逐字橅於第一軒甘露降其家西山書院梧桐上以侈一時勝事庶不辜予攷定武意乎時癸未中秋日看桂花莊有十尋之蕉結甘露如九品蓮採供韻齋官窑吐壺歷小

春朝猶未凋是亦足當寶晉墨瑞矣漫贅之俟後賢

躭此道者蘭上里墨王侍者玉再識

五字損本者湍流帯右天五字有損也又崇山字中

斷六七八行為裂本亭到幽盛遊古不殊羣為九字

不全本其天字全者為定武肥本天字小損者為定

武瘦本至南紹興元年刋定武初搨後有寶字方印

及御製跋為御府本先是元祐四年張操官邯鄲摹

家藏真定武於石為邯鄲本若五字不損更有棗木

刻本彼古今士人所藏禊帖即一定武未易殫述也

玉水識

右俱汪砢玉珊瑚網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